

永平府志卷之八

藝苑志

目九二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於世
運也亦大矣自漢孟堅氏作藝文志以彙括
事情故凡貫道紀政治萬民而垂百禩者胥
於文焉稽之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
陳詩以觀國風即里巷閨中之詠采摭不遺
而人之賢否俗之美惡見焉孔子嘆曰足則
吾能徵之矣於是乎以藝文終然而騷人墨



士連篇積案非關政治助風教者雖工弗錄

文部

純皇帝成化九年頒清節廟額及祝冊孤竹國地里志在遼西今支縣

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無二懷

仰高風日篤不忘庸脩歲事永範綱常

追封制至元十年

元世祖

制曰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遜孤竹之封其首陽之
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
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

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于一方永懷
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
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
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
惠公

列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公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不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二子也父欲立叔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在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
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而卒蚤夭一大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
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
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豈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富貴累世不絕或得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
夫徇利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岩穴之士始一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首陽碑畧

皮日休

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饑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匹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頌

唐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

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論

程敏政曰范文正公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蕪頑之意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李翱曰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謂子路子貢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張栻曰夷齊所為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真德秀曰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此心少有不
安便視之如敝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
齊先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可以為人
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

清節廟記

畧

商輅

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
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公而即乎人心之安誠有
功于世教如孔子孟之所稱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
天下猶將祀之况宗國乎

重脩記

畧

張廷綱

永平府即古孤竹國史稱其君墨台氏蓋高支庶
所封其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清風高節聖賢所
推重故城遺址距灤河上游歷秦而漢必有能表
章之者及晉以來五胡亂華淪入夷狄唐宋因之
迨元加以清惠仁惠之號我

祖宗奄有九有首求忠義清節之士以崇名教命
有司興舉二賢祠祀迄正統中郡守張公茂建立
祠堂成化中郡守王公璽請于

朝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其二賢封謚皆仍宋元之
舊春秋命有司致祭開設祭田太學士高公輅記
其事遂為令典弘治甲寅維揚吳侯廷臣永平守
是邦行禮祠下週迴顧瞻以為表揚風節化民之
本先賢廟貌弗稱具瞻甚闕典也慨興脩葺之謀
構亭三楹突然而起也十丈殿諸棟宇坐於河濱
仰挿雲漢俯瞰釣艇登山兮清風飄颻奇花香散
放冊兮清風邀月波紋壘興蕩掃雲埃而天得以

清風臺記

畧

廖自顯

御史

清流韻遺響又安窅乎古今升高望遠感外激衷
將有遭人倫之變而義潔去就者乎决性命之正
而泥塗軒冕者乎嗣此而渭濱而巖瀨而嘯臺風
非不清也要之濟世之才遜世之見則有之矣進
之清風之聖則未也永石公何以銳情於此哉若
夫遊騁山川縱眸花鳥恣樂吟眺流連光景進則
望風趨避退則駕風放達而不求知風之自風斯
下矣

續傳畧

王好問

御史

湯武之志欲天下之有君臣也二賢之志憂天下之無綱常也天下有綱常而萬古有君臣矣

夷齊考

伯夷叔齊墨台氏九世孫孤竹君之子君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君薨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率乎天理之常以全性命之情証在論語衛君之問夷知有父齊知有兄國何有焉大故墮越食不下咽倉卒而逃糗

糧安備餓於首陽所必至矣以齊景觀之奚啻鷓臯之視鸞鳳民不稱彼而稱此在仁不在國也孔子嘆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於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詩曰采芣采芣首陽之下在河東之蒲坂蓋晉地也國人立君之中子終喪三年夷還而居北海之濱於稽其地乃渤海之北燕齊之交為夷所居漢時於此置郡是為幽分夷豈比跡箕山而欲成其為逸耶避紂故耳一聞文王起為西伯遂欣然喜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而歸之當不為
口體計誠欲佐文王以清天下而身為天民故孟
子以大老稱夷考其時宜在文王為西伯之初年
世紀文王專征伐質虞芮伐犬戎五十年間之事
而夷齊之歸為首以是知之然竟不得與太顛聞
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同其用無亦老之
故或病且死民不天而逸之亦命也歸周時稱為
天下之大老五十年之後夷蓋歿焉不及如師尚
父之諒武王之而齊之存歿先後已不可考但謂
死因淑媛之言而輟食則誠誕矣尚論其世伯夷
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克不忌不念舊惡夫
不降不辱聖之清者也不克不忌清之聖者也清
而隘焉何以語聖謂夫由其清而未聖則隘所不
免耳孟子論殺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
所異故兼稱叔齊夫子之論以德孟子之論以學
是傳夷齊者莫詳於語孟後世可無作矣自戰國
處士橫議莊周寓言以自放先輩謂讓王以下五
篇尤贗即篇中引夷齊諫伐事不經見呂氏春秋

乃從而增益附會之總之類咸丘蒙語餒於首陽
論語未嘗言死而家語言之安知其非漢儒撰以
竄而入於孔氏之門然亦未嘗明言其為不食周
粟者馬遷借之發憤以自傷其不遇遂妄采軼詩
不自顧其與周紀相矛盾彼采薇之歌多怨辭斷
不出仁人之口歌之非也則不食其然耶國初王
公禕怪其傳體乖舛而考定之孰知體不變不足
以馳騁其辭不馳騁其辭不足以發舒其憤悶無
聊之意所乖舛而可怪者當不在其文而在其事

獨王公直之十辨奉語孟為律令真夷齊之實錄
史記之斷案而千古之直筆哉二王之識趣因可
見諸子不足辨矣脩永志而不考夷齊何以志為
僭逾之罪印玄子不暇辭

祭昌黎文

阮鶚都御史

鶚少挾為山之術從兄竹崖遊山山之洗藥池揖
九華拜匡廬慨然欲浮河歷華登太山而觀於滄
海也久悠悠卒歲屢興屢仆者蓋三十餘年庚戌
歲春三月受

聖人命督畿輔之學政夏五月東巡至昌黎事事
畢偕昌黎士登僊臺山之觀海亭將以求先生之
所自来也盤龍踞虎儀鳳遊麟七十二峰聯絡星
辰樂扒山乎其諸先生之仁乎南望滄海一鑑萬
頃靜影浮光沉璧耀金變幻烟雲五色成文樂哉
水乎其諸先生之智乎鸚始恍然若有悟顧諸士
而竊嘆曰天下之奇觀也天下之奇遇也三十年
志於是而今得之於此人亦有言玄之又玄渾渾
淪淪中有異人不過不聞湘子者昌黎之異人也

其將遇乎不然鸚將之山海矣胡為乎來扒鸚固
知先生之不我棄而使湘子一遇我也湘子湘子
豈能削香山之石清我之骨乎掬龍潭之泉浴我
之德乎裂五色之雲裁我之衣裳乎揚東海之波
濤明我之襟度而休休有容乎鸚欲振萬里之長
翼駕天風跨遼鶴翱翔於溟渤之間而至止於秦
山也二三子其孰予從乎語訖雷雨交作海天溟
濛雲封僊臺莫之適從相與二三子枕石眠雲汲
玉食風以待東方之白也而忽不覺其萬緣之皆

空嗟乎昌黎先生之故國也湘子先生之循子也
裂其裳以為雲傲之雷以自鳴皆先生導之也然
則先生之化奚止於親炙之徒也與哉雖然為山
不極於岱宗未見其止也先生之學其止諸否乎
如其止也則干執政禮太巖人猶有議焉如其未
也則佛骨一表生色千古原道非遺格致實牖群
蒙謂非萃山水之英而深於仁智者不能也不然
執政之書其諸奔走衛楚齊梁之意而太巖之禮
其諸問李耳命夷之之心乎不然先生忠矣勇矣
文足以起衰道足以濟溺矣夫豈不詳于此乎入
其鄉尚友先生而未之能也謹此告虔并質所疑

重脩文公祠堂記

程鑾 大學士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榱桷摧
毀丹青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
聖祖崇重咸秩之典嘉靖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濬
按歷其地瞻拜慨然謂觀風首事景行莫先焉遂
屬永守劉君隅邵憲柯君喬拓地易材興新其制

越數月而告成乃走倅京師徵予為文以紀歲月
余讀唐史考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
高祖以上實葬於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
封安定王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
聲大曆擇木書法媿美陽冰滂湘筆文學及第相
望於時蓋以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
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 聖祖真
有見於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祠徧天
下金碧裝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夕倂走顧名
賢之區視若麗贅或存或救恬若不聞然則侍御
君景仰尚友之心端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
之衰此記体裁之華實耳若闢邪輔正左右六經
羽翼聖軌與孟軻氏相表裏豈托諸空言無益理
道者同日語哉又公忠勲法應祀典唐穆之世藩
服不庭攻圍制師公奉命往諭君臣上下莫不危
公公開諭忠梗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
時之功賢於四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
之文定亂之勇崇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廟貌

一新梓里對峙九泉之下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
君望重山嶽百廢俱興崇植風教急先務矣太守
君幼篤心學與郡憲君皆以前柱史來茲是邦是
故相與以有成也未幾皆遷秩去嗣守郡憲錢君
堯方以柱史徵迺諸君用心之勤遂慙慙襄其事
樂善之心咸可嘉尚也已併書以記

顯功廟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畧首從

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

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慎固封守為長治
久安計以平灤榆關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去東八
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嶺
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
關置衛守之更名曰山海內夏外夷截然有限隱
然一重鎮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
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既壯且固所以屏蔽東
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左都御史李宜
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

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陲寧謐殆將百
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功為請諸朝許之屬
歲屢歉事未克就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惟前
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欽材卜日歲事廼即山海衛
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廡樹以重門繚以
周垣興造聿始通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銳
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參將
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底完美寔癸巳春三
月也綱告成于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辭命有司

春秋致祭歲以為常山海軍民間命懽呼踴躍
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
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尚綱述狀徵予以記
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設險守
國使百年之間夷虜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其
居其功不亦大手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為
開國元勳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
入關陝王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
王鎮撫燕剡十有餘年豐功盛烈宜非他處

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述姑述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謹記

重建永平府城樓記

陳循 大學士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為禹貢冀州之地然舜分十有二州已隸於幽矣至秦為遼西郡漢屬右北平魏為盧龍郡元為永平路

國朝始改路為府置永平衛戍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群山限其北山之外為朔漠之地城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樓傍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於城之東南暨北三最高處又各為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

太宗文皇帝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為夷夏喉襟之地朝鮮諸蕃朝貢必由之路乃增置盧龍東

勝左二衛所以控制守禦乎一方者嚴矣近歲
朝廷慮典兵者久則或生懈惰往往簡命大臣
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

聖天子踐祚之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
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撫是邦而至公既徧閱關
隘悉設險固戍守以防外患於不測矣顧視永平
城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夷會歲屢
豐人用咸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襄
之者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

事胡鏞暨都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亦
皆協力助成其事蓋經始於景泰二年秋七月十
六日而落成於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於奉
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為侈軍民樂於趨事故成雖
速而不以為勞其視致力於釋老無益之祠廟若
其他所為者何可同日而語也哉既成宗公以為
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
來請文書於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
嘗自永平成舉進士固予所愛重者而鄒宗二公

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遷安縣重脩城池記

江淵 翰林院

己巳歲冬胡虜入寇時海內承平日久武備少弛
關門不戒城郭不固一旦烽火驟警中外震驚民
庶遺走惶惶無依賴 王師累捷虜敗遁去民寢
復業猶顧望再三不敢即其廬舍至則焚毀過半
生計索然又散而之他者有矣

朝廷於是陞通政司參議 蘇城鄒公來學為食都
御史徃撫之自京北近城 王永平山海一帶城池

關隘士馬甲兵錢穀悉俾便宜從事公發自名科
素蘊才器廉勤公正足以有為始營沿邊諸司隘
口增築城堡益兵哨守明斥堠謹烽火千里巖險
屹然如天造地設虜衆莫敢窺視民獲安止越明
年歲登人和復經理腹裏諸郡邑城堡以謂遷安
要地東抵榆關南界至海西近 京師北與沙漠
接壤永樂中嘗移興州右屯衛官軍屯駐前來舊
有土城歲久陵夷頽陷寇至卒不能抗守公與總
兵都督宗勝參將胡鏞馬榮議以克合遂命工舉

板幹視舊制高厚而外包以磚石以七月甲子首
事告成於冬十月甲申樓櫓暈飛雉堞聯絡門塞
壯麗池水深浚其為役誠大矣然民經變離之後
室家幸而無恙而又有城郭為之保障甲兵為之
捍衛乃相勸樂於趨事雖費而益勤勞而不怨故
其成尤速也昔南仲城於朔方仲山甫城於東方
周人作詩美其有攘夷狄安中夏之功是則城郭
者先王所恃以衛民不可以後使其有患而圖之
無其具雖有智勇亦何足恃然則公於斯城不徒
完固之而又擇賢將以守之凡練習進退擊刺之
節公親為之教閱指授是蓋圖之有其具守之有
其人治之有其法一勞而永安也公可謂不負
朝廷之所付托者其視南仲山甫何如哉是役也
將吏咸謂公之功及於民者溥矣不可以無述來
請記其歲月將歸鏤諸石以傳于方來云

撫寧縣新城記

彭時 尚書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又東八十里
有縣曰撫寧是為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棣右北

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末陞新安鎮為
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此元無撫寧與昌黎鄰地
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

國朝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
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樂中復即舊治置撫寧衛
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
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不能自寧者矣時提
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詢
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并復縣治學校於一

城

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

寧伯焦公壽相與賦財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
撫寧衛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
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六
十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為梁口一千八百七十
其東西南北闢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於內
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濶森嚴壯觀隱然為
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
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

天下郡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為輕重撫寧之地
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槩視為荒遠未之重也迨
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為畿內要地蓋其北密
邇戎狄東控扼山海為遼陽襟喉其要且重如此
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異治非
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慮而預
防不合於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
何所憑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
時矣閻公有見於此於是首倡請城之舉而冀焦

二公乃能諧謀經營以成厥事府衛諸雋亦殫心
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下之心寧及此歟
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可設也不
可恃也繼今軍憑城以為固民資軍以為安拱翼
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尚思和輯其心使
居有以樂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
與實相稱長治久安永為京師之巨防也儻恃
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
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當知也昔聖人脩

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為重民力茲所謂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脩是葺益善其政保民于不怠云

廬龍縣儒學闢達監坊記

白瑜

郡人
吉士

國家建學育才星聯棊布奕奕人文稱極盛矣廬龍負關帶險戎馬戰場然而清風漸人斗山在望稔且久矧為我

聖朝股肱郡距五百里教化旁皇四暨而廬獨首被之弘正先制科鄉舉不乏人又多鉅品上之以

身匡衛

宗社次之以治狀紀賢良領方岳流澤

黎甿下之即矜蕪隅不踰尺寸亦無媿循循于時薦紳成帷珮珂琤琤文物甲於畿輔自嘉靖癸未丁酉後撥科甲者晨星師儒悴之或曰學趾逼城墉故佳氣不萃尋議徙地議闢門卒畜掣不果吁倘亦歸柄于堪輿氏乎唯唯否否之一地也昔盛今衰地奚罪地寔弗靈于人也夫靈握于上之人心上鼓之而下奮上振之而下起人靈則勝地地靈則應人今日所際是巳邑侯王公壬辰夏來館

墨跡學師儒復白之公心許而未諾意殆有屬夙
夜拮据當官襟摩保子烹鮮游刃雅如古循良清
謙時督學博講經義呈課業口授而面砥之二祀
來士志淬劑蒸蒸滌變公慨然曰吾廬詎謂無人
乎是地效靈之日矣廼徵材鳩工撤櫺星門前土
屏開雲路於層城鋪以陶甃繚以危垣上暨坊云
北斗平臨南山峙若文筆東西二坊翼之左思齊
右仰止金碧繡瑩朱堊輝耀霞映雲浮若料直匠
鑷多所勸助措置不煩公帑不疲民力而事告成
也是後營於甲午九月襄於乙未中秋無論受聖
靈新廟貌登斯豁目爽神倏忽舒百年之鬱而挽
斯文之衰即至不肖瑜顧化速捷一旦脫迷津登
彼岸固其券契翩翩國華人握靈蛇豕紉蘭茝有
不邀惠而連茹者愚不信也夫邑侯遇我文學屋
矣顧愚與諸友胡以報邑侯孔子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馭不聞寶宵練之匣乎曩有寶宵練劍者
歲之千金匣劍化去猶寶匣焉願寶劍勿寶匣身
蓬樞而尚志官華臚而培節附鄉先詰人以聲施

後世是乃所以居肆成事報邑侯於不朽者也邑侯名衮號仲山癸酉鄉舉山東陽穀人善政百難罄述托貞珉以志其一云

重脩撫寧縣儒學記

白瑜

我祖宗甫定天下武事未銷詔旨僻壤遐方

並建學廣厲博士弟子責有司督課之其意四方日苦鉦鼓簡才敷教固興文以佐太平而寔武之裨也撫寧縣翼都徑遼錯峙關塞舊荆學歲久日就圯嗣張侯彞訓重葺之復圮甲午孟侯召棗周

眎嘆惜于時海鯨煽旣輶車星馳輓征旁午未息休沐侯銳志力飭之曰造士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且也干戈羽籥必時及學士有味哉不觀孔子夾谷之會乎挺挺面折揮兵卒堅而好非嚮所嘗聞俎豆者文武時出息爭飾治無先於至聖當茲倥偬而鼓舞士類亦無先至聖迺鳩工庀材以繕厥事始啓聖祠次聖殿次二廡次櫺星門次鄉賢名宦次明倫堂教官衙一一壯麗博敞朱堊爛耀計營與成日歷丁酉戊戌二禩曾不費公庾丘

乘多方辦之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自是祭菜者駿
奔者負笈鼓篋者望宮墻升皇序濟濟踴踴目注
心欽疇匪是物乎或曰侯深念邑科第晨星藉鵠
以示射者的耳噫嘻侯三年陳說經笥雅意作人
詎歎為梯榮地乎梯榮非所以頌法孔子也孔子
前聖賢生都顯位沒享大丞諸生不以祀而歎赫
赫宗祀孔子與日月懸天壤共其垂世泝人政不
在區區名位間也明十一世三載賓興榜羅計吏
紳笏成帷即叢爾邑亦指數不乏而載在人物者

蓋寥寥焉不能當上第鉅卿百一其何以稱士不
佞幸得為孔子徒也請與諸同志者盟大舜何人
有為若是肯佩服忠信勿落棠華無難師聖德體
認節愛勿市鸞音無難師聖功冥解性道勿謬推
鑿無難師聖言師之久文與行合名與實券倘亦
立于三不朽之林乎進則不媿賢科退不失為隱
君子時平拱揖庠序倉卒可以親長帥齊民如此
豈惟舉祀先師臨之庶不終負侯興學意云侯陝
西靈州人善政種種將俟後之傳循良者不具述

樂亭縣重脩廟學記

馮琦 左春坊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迨我

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飭新學宮唯時稍稍拓故舊
基成化嘉靖間再一繕葺迄今五十餘年蝕於蠹
蝨頽於風雨不脩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為令之
明年百廢俱舉豈弟作人建議鼎新又以學宮西
鄙閉塞櫺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夫聖道若宮
墻數仞而士貴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
員爰佐役構旁舍地為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費庀

材輦石剋日始事再稔而竣殿廡門墻瓦漫芬棟
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至鏞簋管絃胡篋雲雷之
屬靡不修飭凡為敬一亭三楹就中亭三楹為齋
若厨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四
日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藉不佞按隨地理志載
邑本盧龍故郡據險乘塞實東北上游而清潞一
帶綿亘溇瀆其人率豪傑任氣習於戎馬擊刺而
間不雅馴已又讀元廟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
禮讓之遺何兩者所載刺謬甚也豈其豪傑戎

馬尚未講於俎豆而樸茂禮讓則興詩立禮之後
乎議者謂國家二百餘年弓矢在櫜干旌在巷畿
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繫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
告警所乏不在詩書而在韜畧然則樂邑之故習
故今之所急而後乃糝稗也是又不然詩曰既作
泮宮淮夷攸服古者璧宮橋門之內藏焉修焉游
焉習焉出以受成入以獻馘有文事有武備則學
之所為學也夫子不答軍旅之問而自命曰我戰
則克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嘆於狂狷忠信之徒

夫豪傑近狂狷而樸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
吾夫子所願見也孚而翼之道心弘矣鼓而用之
德心廣矣然則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悅禮樂
敦詩書而今之彬彬禮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
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揚倡率化導是在有司耳
夫子修春秋宣榭桓楹皆謹書之而泮宮之作無
譏焉錄其詩以彰魯公之美今之為政者簿書日
不暇給何暇問兩楹潘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
費公帑不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

物日浸月長將相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為志其歲月于泮宮之左

山海衛儒學記

畧

李東陽 大學士

國朝建學之始惟府州縣有之越自正統改元之詔諸戎衛始得置學而山海衛學實為建焉予惟唐虞以降治天下者大抵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治致太平故草昧之世不遑他務及其久也化甲冑為干羽變鞞略為經籍故漢之學校至武帝始為之宋初雖有國學而仁宗之世州縣學始徧天下其功效次第有不得不然者也

山海衛學田記

黃景燮 主事

治世養士衰世使士自養士自養其弊三馬上馬者自食其志無所事養守其道耳死不悔然其不遇也其困也極矣下馬者自食其力徙其業從而之他其次焉者誣於志而惰於力不能自食資於人以食若戰國四公子之養士美惡淆而廉耻喪馮驩之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可哀也已非國之耻歟三代盛時其養士尚矣然其詳不可知已

後世乃有學田然不能皆有我朝無學田而有學糧府州縣有差無地無之者唯衛學則無焉竊意當是時介冑子弟罕學者衛雖有學僅存空名故不為置糧非法不備也山海關東地民久私景變稽而歸之公仍令業焉而出其租地四千九百五畝米七十三石五斗七升五合得諸生經試優等者十二人人月食五斗載於籍以為恒嗚呼爾士一夫一婦之養此差足矣此地今以前之士無養然不聞弛業奮而出者有人焉今以後之士有養矣奮而出如前焉恒也吾不爾異其奮也倍焉斯異矣然吾願爾士不惟是易曰頤貞吉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爾養爾貞吾茲觀爾處爾推爾及將俟爾仕哉

山海關羅城記

張佳胤尚書

開國統一既逐胡元於燕故五郡封大藩有四取五方閭左適戍連衙犄角而為衛燕首膺茅土縉錯州縣間徐太傅所經營於捶院備矣故其幕南為我王庭寧出於松亭谷出於居庸遠出於山海

而各域以重關其胡馬敢闖三藩窺燕而為之設
哉蓋候徼支遼遏初戍逃亡居重以馭之不獨燕
計也乃

帝念功錫祠惟鎮於山海者彼二區之為勞古有
而繕之耳非若臨榆久廢經始為之再卜於山後
之虜及海上之夷枕流藉阻壯哉關乎咽喉於一
隅吐吞乎萬里迨燕 龍飛建都藩封胥以南徙

大寧都司亦移其地弃於兀良哈遼谷之故壤中
斷而松亭以外為屬國始視此若內邊羈縻之以

犬羊鯨鯢亦遯於望海承平久而變生焉嘉靖初
遼慕容晟主關事胡馬如故中季以後乃四五至
甕城外比閭亦為誨盜資防之斯無寧日遂視為
外邊矣歲癸未之春叅將王守道築土牆未訖秋
而部刺史長垣成君巡邊慮而將為之圖未幾虜
犯前屯郊原血戰為墟惟拒墻者完是土功固足
恃也若甃而石之其圖不亦有永哉爰咨群筮初
議雇役用帑金四萬兩佐以班軍一部期之兩防
畢役力詘而費不貲當詰姦之嚴關尤不便於譏

察弗若悉用主客便時有大工未報命何敢全用其力乎况虜睥睨有日秋而戒嚴且築且禦能不愆於素哉不穀合而調劑之會撫臺邨張公以二萬金請司農不忍予為再四於當路司馬乃復於

上聖明洞見邊畫破格取太僕藏佐以軍力之半不待畢於秋防茲代謀之全圖也屬成君裁而巡功文武各效厥勞甲申仲春爰作而告成於仲夏日不及百其功則倍周五百四十七丈餘高二丈

三尺廣丈四寸半表裏石址索以鏡甃頂則方墁之面勢秩如也西接故關為敵樓二附墻候臺七便門二以樓東門麗譙有閤出入新舊間重關而復矣夫城以盛民故衆心成城古今石畫者籌利害兩端較多少以從事不無一彼一此而名為俱利者惟秦趙東西於會遇則然非為民保障也茲關法有期多損舍於外籍館穀之利者土人受屢日衆耕種亦取自便相與聚族於斯倚之安於巢幕豈虞今有虜突紮自遼陽如綫背旣脫襟渤海

水
三
三

而戒為畏塗離關以廝留及關以宿留而苛留於
抱關夜不能安枕晝不能解鞍軀嘗慮其不保商
賈所以垂橐而東之憚人告衰西亦未嘗席厚利
且不免震剝之虞焉居者既晏堵則遠至如歸百
利萬全而無一害秋防屆期豈不燕胥為奏樂府
碣石有云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鴣晨鳴鴻鴈南
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栖錢鏹停置農牧積場逆旅
整設以通賈商豈不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之炀手
他日富庶必倍於關內慮始雖為禦虜樂成其究

安宅矣若但為守圉計掌固自有司存羅以重關
而復之非所以貴攻取也彼陳倉連築者雖諸葛
不能攻而受降之退怛不以壅城失邪豈不穀與
諸大夫所以蠶厲戲下士橫海伏波萬里外及絕
幕犁於天山之庭手試延賓僚假日登之南秦島
北漢塞扶桑日出醫閭在望朝鮮女直叩關而貢
雉連翬飛奪目懾志今奏侏離之樂而佐之以碣
石鼓舞斯民於太平不穀願望不淺也今者之勞
而豈徒哉爰附記其姓名以旌之於左方

重修永豐倉記

黎芳 戶部

鎮倉以永豐名由來遠矣我

朝初航海以餉北平于時建在城外規制闊鉅後徙城內制半之及罷海運而倉始廢先是營路餉務咸隸于薊筴雖長難及馬腹率病之

世宗朝歲紀闕逢下部臣議分置餉司一如薊密是時計君程復葺之倉之沿革具載郡來者可考鏡已嗣是議者謂營路業置倉而永豐一如故不已虛乎遂議裁而倉遂傾圮過半嗟乎此蓋計曠前

者耳歲丁酉余啣

命來計是鎮值島酋猖獗需餉孔棘前部永春李公視篆東曹議開蘆淞引凡二萬以佐軍興故事召商中納余上檄制府邢公撫臺李公僉俞繕永豐貯之木石磚瓦藉資官帑工匠量鳩州縣創造者凡十二楹補葺者凡十五楹新蓋碑亭二所大門一座神祠官廳類皆脩飭之經始于丁酉之冬落成于戊戌之夏甫及一週而廢陸煥然聿新是事也主裁則兵憲蒲城樊公經制則管郡

事副憲新城徐公而奉行之者則盧龍葉君洎諸
賢令也餉廳隨君新蒞與有力焉顧土運商夙習
長蘆不習浙引巧脫者觀望掉臂幾於苦窳余數
數請大司徒楊公方得允改而諸商始翕然樂
就後有繼此而開者其尚殷監浙焉役既竣盧龍
尹請記其事余惟永鎮神京左輔也顧不重耶
乃阻塞限海邊關禁制延袤可四百里許且土瘠
民貧夫以彈丸之區而襟喉遼韓擁衛都會其
鄭重若此主客舊額數幾十萬而歲徵民屯粟米

僅僅四萬有奇止足支兩月士餉若遇海塞交訌
徵調四集旱澇歲儉民多轉徙當是時召買則室
空如懸折給則腹枵以待是不可深長思乎古稱
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謹衣袂言貴預也昔荆川
唐公嘗請復海運其說蓋自天津出洋以達灤河
海口自灤達郡最為省便旋以臺議驚濤而寢太
守孫公亦嘗議通運河自王家閘引灤導青以入
交流進黑洋出大姑入運河以通于天津乃所勘
議鑿鑿可舉試一倣而行之則歲可省太倉十餘

萬緡而水旱師旅始無可虞矣無已則廣積貯乎
東警底定請將新關鹽引留貯永豐勿拘年例時
其歛散易其陳新期以恤卒濟邊是又常平之遺
意也不然庚癸以呼而後謀及于爨必不幾矣然
則蓋藏之計碩獨可忽乎哉余黜謫代匱一稔將
半謬竽西秦慙無裨益行矣乃若為鎮計久遠圖
永利則以俟後之君子董是役者例得次之碑陰
是為記

偏涼汀記

丘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畿而東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為平灤諸山灤河

自邊塞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

北五里許橫渡山下是為偏涼汀汀出衆山間據

川流之滙山之列其傍者若五若龍若榆若洞若

紫金瓦隴之屬參錯聯亘狻猊醜龍蛇走其間林

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撒若沮

若橫若肥如青龍之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

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

昔人鑿崖通道因此建亭歲久而圯近時中貴人
重為修築然未殫厥美也及天順庚辰御馬少監
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為園門上為新亭
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
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
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
斯慨曰是不可無記迺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
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
盡得之奚用記為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
古為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厚
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其時山川如故而
其人則質質焉忘其為華也又矣人倫日用之常
尚不可得而有況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
而我

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
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于此因勝遊以恣奇觀可
不知所自哉登茲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
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於此或田或漁而遂

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斯亭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重修貞女祠記

張時顯 主事

天地間之氣陽剛與陰柔異齊有陰柔中得陽剛之正者是女子而丈夫者也若人也生有裨世教死無愧廟食謂之間氣所值亦宜關之東行八里

有望夫石石之顛為貞女祠攷諸野史女許姓居長故名孟姜夫為范即時秦興長城之役繇臨洮抵遼左即操版鋪於遼無返期女矢志遠覓至則即已物故矣遂哭而死土之人遶高阜祀之因名曰望夫石然即之即膏此土及女之曾躋此石皆不敢遽附其說世久廟貌湮沒歲甲午前關尹張公棟始修復之表章意烝烝盛矣丙申夏六月顯賁辦香往先望見其祠額曰貞女祠即中肖圓通大士像一南向旁肖貞女像一西向余乃私訝曰

大士清淨法門也人世女獲配祀芳魂豈不懌第
神既王位其中而祠額實為它設女既稱有專祠
而位次若同僅附兩者皆無當也事疑偏而不舉
是在後之人耳於是謀諸前屯協守趙副將軍夢
麟并檄八里舖千總李棟董其事將軍鳩工伐材
而陶埏糗糧余佐之閔內外有慕義者且子來也
始相祠外無賸地四至皆傀儡石則命石工施錐
鑿突者刻之凹者補之甫匝旬而石之平若碾方
若畫矣再命木工即石之上增構前堂三楹堂之

外復砌祠屋三楹左右翼以僧舍後草亭已圯
並葺之三閱月竣事而規模視昔益弘殿幽邃云
至大士仍舊祠不遷明尊也貞女像移置今祠明
尊也中堂則遊客藉以憇息亦所以安神也庶幾
祠之名不虛設而於前人之復之意謂相成而非
相戾可乎抑余感此而尚論往事晉公子出亡狐
趙諸人相從十九年於外臣道也宋朱壽昌幼失
母足跡半天下求之幸遇於蜀子道也尋夫之事
史不多見惟博物志載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

及泪染竹死為湘神頌亦不知何據大抵身不逾
閨壺即歸寧有時而廢此禮之經也艱關萬里徒
行旅宿必死與同穴則所遭之不幸者竊意美女
當時舅姑已歿可無井臼慮不則安得事遠征又
或以無後為即懼倘有子代行必屬之矣故不量
禮之可為與力之能為而執一為之者是苟難之
行也美女必不然也凡為貞者所當知也嗟乎秦
人是役百萬生靈悉膏草野孰從詰其姓氏今千
載之下獨知有范即則即有妻如美女耳節義之
感人心千古不朽如此余故曰若美女者是女子
而丈夫者也何可以無祠又何可以無專祠因續
為記

名宦異泉李先生傳

王世貞大司寇

李先生者諱英字文華饒之餘干人也嘗自號異
泉學者尊稱之曰異泉先生而不敢名先生少好
學念邑中鮮有授禮經者而餘姚多知名士因徒
步千里肩笈往尋師數年盡得其學歸而試博士
弟子它博士弟子亡能抗者遂食廩學官而至省

試輒不利先生怡然曰我能工千楮不能工命歸
而勤學如初然竟不利五十餘始以貢上春官得
教授山海衛山海故中山武寧王達置戍以限遼
水為左輔絡其戍卒即冒青衿而以擊技取大官
不甚曉書史先生精心誨之課業之暇相與反覆
開諭歸之忠孝禮讓咸彬彬質有其文矣時中貴
人瑾用事魚肉薦紳大夫先生聞而歎曰逢萌何
人哉移書臺使者乞骸骨歸臺使者三挽之不得
諸生前後追餞數百里外先生示之書一束曰偕

我而來偕我而往者此耳因賦詩見志先生歸而
道遇寇略先生橐亡所得僅得其衣冠去先生抵
家猶褐裘其壻張僕者藩伯吉子也以父衣冠遺
之先生却弗御曰吾豈倩它人衣冠者先生性友
讓其少時與兄弟分財必居少伯兄病疫蚤暮視
亡間或謂疫不虞染耶先生曰疫誠染者吾亦不
忍使吾兄獨疫也其後里大饑先生謀賑之不獲
徧則捐郭外地為義塚收齒而瘞之於書好誦小
學每謂使我終身行之不既又好舉趙閱道夜必

告天以晝所為事及司馬君實平生未嘗不可對
人言二語宗戚子弟有小不善輒諭之曰得無不
可告天乎又曰君實不畏人知若乃畏人知何也
以是諸宗戚交相戒為不善何以面李先生而其
弗便先生者謂先生仇不藏人過頗有盜夜穿窬
入家人掩而縛之呼請燭先生曰吾代若守縛若
取燭已解縛縱使去徐謂家人曰民自急贍死耳
一燭而得其人即縱之何以自新其為長者又如
此先生澹然一切亡所嗜好子弟即不布素不

見也前後邑令謝儀馬津石簡皆清峻鮮所折節
獨禮重先生時時造門請質疑難先生亦亡所報
謝邑令每謂先生跡可數非元旦鄉飲我何能屈
先生蓋壽至八十六無疾而終後先生五年所而
志山海者以先生為名宦其又若干年而志餘干
者舉先生鄉賢王子曰夫二志者郡邑史其猶行
古之道也夫中山武寧王國元勳無兩也先生以
一儒官廁名而亡愧色餘干有胡居仁伯仲吳聘
君而乃舉先生並稱而亡輕辭其猶行古之道也

夫余治右輔時廣平守江君謂余郡祠鄉賢濫請簡之余曰誰當簡者曰一醫而竟百年寥寥亡聞問有後否曰母後余曰此必隱君子也以爲亡聞者子自不聞也醫而母後而能使郡祠之必公江君遂語塞去王子又云余與先生之耳孫李使君善自稱曰及泉子怪之將誰及曰思以及吾大王父異泉公也曰子得無貴乎曰吾幸貴然吾何敢望我大王父也已而曰子爲傳之使二志以吾幸貴成者不敢以信志請使子不以二志傳而以吾傳者亦不敢以傳請王太史從旁贊曰知言哉使君名頤太史名錫爵王子則世貞也

讀異泉先生傳及司馬公自謂何敢望吾大

王父然公撫

京輔重地塞虜肅清島夷蕩

定卧蒼生於衽席爲

國長城八年于茲

帝方眷注無已自有開府以來託重恃力未有若此之專且久者猶以望大王父爲何敢則先生之表裏徐胡益信而王氏史爲直筆驗矣

萬柳名園記

印玄子渡江遊長安登盤山浴湯泉涉灤望二墨
氏而至止也太守徐中憲公託以郡乘紀形勝表
風俗傳人物作貞孺人韓氏傳韓營墓築墳廬夫
浣側欲殞于霧露以相從乃三年無寇鷲害復構
祠肖夫父祖三世像於墓左郡庶吉士白瑜勒石
紀其事管府事徐公表曰泣對寒松其他傳諱充
濁孝友力學歷貴州布政使善政斑斑者孺人之
翁也諱時知漢中平涼剛毅有治行德重鄉評俎
豆賢祠者孺人之祖也諱廷義警敏有英氣嘗以

二十萬石散貧人以子貴封監察御史者孺人之
父也皆表表郡乘中其見盛太史撰光祿思齋李
君致政序則孺人夫之高致焉志役未半投筆嘆
曰虞生非窮愁不著書曷為拘拘為人作鬼錄耶
迺揚鞭出東郭不一二里許至萬柳莊謁思齋祠
拜瞻像肖儼雅一堂四壁哀詞皆孺人筆言言酸
痛讀之令人淚下祠前起高閣振衣直上商風薦
爽飛雁篆空四望蕭森古今一瞬凭欄而歌曰僊
子乘雲秦島關漢王臺上空明月我非宋玉心傷

悲惟有孤竹清風解見知歌闋兩袖飄飄而下之
不數武接蓮花池池心跨橋小亭瞰泚泚夾萬柳
翠滴水水清且漣纖魚出遊是莊周之魚樂也所
以樂者栩栩然蝶也魚之樂即周之樂周之樂亦
思齋之樂周可以為蝶思齋可以為周則夫寄樂
於是園者其將何所盡狀耶觀乎群芳繡地薜荔
可裳千崖列屏衆竅齊響鬱林珍菓深樹文禽黃
菊綻金滿目嘉麗復有舞玄裳者吹鳳簫者鳴瑤
琴者舞者誰鶴也吹者誰松也鳴者誰泉也人人

皆知園可樂而樂思齋之樂四時遊觀不知幾何
人紆金拖紫飛蓋而臨知其為仕宦遊臂鷹挾彈
馳驟而至知其為壯士遊早度嚴關暮投長堡知
其為商旅遊披風切月散髮狂歌知其為留連光
景遊烟瓢雨笠飲露飡風知其為高超象外遊予
茲遊茲人何以名我我何以名遊則亦不自知其
為何品而何樂者矣孺人命庖人治豆觴以里戚
韓君崇正嘗全史局事可以追陪酬酢竟日秣馬
言旋倏忽風雷大作烟雨溟濛水溢數尺少焉星

月交輝天地如鏡造物小兒玩弄無常態以是知
四大假合子孫委脫其幻化亦如是萬物一魚浮
生一蝶此達人之所以達也歟孺人之木共矣謂
繫籍聖賢文猶可得南洲高士世不一遇因价崇
正求予記予出世間者安能文世間雖然世間法
不可盡廢自遼金元腥羶此土永之人且不知有
生之樂又安知有園之樂哉幸版圖皈我

大明而隆慶丁卯之事復可懼洛陽多名園識者
以花木占盛衰樂茲園者尚思徹桑土而綢繆之
異日滄海揚塵有客馬扶呂公劍術來遊園中摩
石而讀此文識其歲月其為時也世斯邈碑斯古
園斯壽是思齋君之靈也而遊人亦與有幸柳於
此時萬中有一精將於客乎是從